

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实践及经验启示

——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Achkarren村为例

The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Cultivating Endogenous Development Driving Force in Rural Area: A Case Study of Achkarren, Baden-Württemberg in Germany

王 祯 杨贵庆 文章编号1673-8985 (2017) 01-0108-07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摘 要 当前我国不少地区乡村衰退的主要原因是乡村本身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从而导致发展机会缺失、年轻劳动力不断流失、社会文化活力丧失。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对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德国巴登—符腾堡州Achkarren乡村振兴示范项目的分析,得出若干启示:注重科学合理控制乡村居民点的用地规模;实行产业、文化、空间“三位一体”协调发展;注重公共空间场所的营造及功能更新;加强对废弃和闲置公共建筑的再利用;促进村民参与及睦邻关系的建设。

Abstract The current rural recession in many areas of China is mainly due to the lack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driving force itself, thus leads to the lack of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e loss of young labor force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vitality. The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driving force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chkarren rural model project in Baden-Württemberg in Germany, the paper draws some enlightenments: to pay attention to scientifically controlling the scal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use; to implement ‘trinity’ among rural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spati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and functional regeneration; to strengthen the re-use of abandoned public buildings; and to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villagers and good-neighborly relations.

关 键 词 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 德国乡村 | 巴登—符腾堡 | Achkarren
Keywords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driving force | Germany | Baden-Württemberg | Achkarren

作者简介
王 祯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助理规划师,硕士
杨贵庆 (通讯作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1 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这意味着我国城乡约有一半人口在城镇,同时仍有约一半人口在农村。由于我国城乡长期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乡村资源配置不足、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等问题,乡村环境和建设正面临着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乡村发展如何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应对日益衰退的困境?如何在乡村发展中既留得住“乡愁”又能适应乡村现代化的生活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结合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项目建设示范案例展开讨论。本文中,乡村内生发展的定义为:村民以本地的技术、产业和文化为基础,以区域内的

市场为主要对象,开展学习、计划和经营活动;在环保的框架内考虑开发,追求包括空间适宜、文化多样、产业发展的综合目标;同时,产业发展并不限于某一产业,而是力图建立一种在各个阶段都能使附加值回归本地的区域关联产业;建立区域内村民参与制度,地方政府应体现村民的意志,并拥有为了实现该计划而管制资本和土地的权力^[1]。

内生发展的概念是强调借助当地资源、发挥自我维持和发展的过程^[2]。内生式发展并不是所谓的“封闭的”,它与外部世界有一定的联系,强调地方经济体系转型过程的自主权,发展不受外部因素的控制^[3]。同时强调居民的公众参与,政府应该把当地居民的想法作为制定政策

最主要的参考^[4]。

2 研究进展

内生发展,又称内生式发展,或内源式发展。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4]。1975年,瑞典Dag Hammarskjöld基金会在向联合国特别经济会议提交的一份名为《另一种发展》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内生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这一术语,包括重视人、环境、文化、生态和多元化发展内涵^[5]。

在学术界,日本学者较早的提出“内生发展”理论。鹤见和子(1976)提出现代化的演化过程根据初始状态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外发的发展”和“内发的发展(土生土长的发展)”。其中,前者是以政府巨大投入和吸收资金为主,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模式主要以欧美为追赶目标,在发展中国家屡见不鲜。而后者是在保护生态、注重文化的同时,建立良好的社区秩序,追求区域可持续发展^[3]。随后,日本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内生发展理论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民俗学者赤坂宪雄(1994)强调,“区域”和“内生”是该领域两个重要的关键词,在区域同外界的沟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倡导民俗学界积极推进内生式发展模式的理论研究^[3]。在国际关系领域,西川润(2004)探讨了区域内生发展的理论与政策^[6]。环境和区域经济学家宫本宪一(2004)在详细分析日本落后地区采取外生式发展模式所产生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和公害问题基础上,对内生式发展理论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1]。

欧洲学者在研究区域和乡村地区发展问题时,也不断丰富着内生发展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 Musto、Friedmann、Garofoli、Haan&Van der Ploeg等人在对南欧乡村地区的发展研究中,重点强调了乡村内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开发,以及本地动员对于乡村发展的重要性^[7]。Van der Ploeg and Long(1994)认为内生发展是一个本地社会动员的过程,通过建立将各种利益主体集合起来的组织结构,构建符合本地意愿的发展规划及资源分配机制,实现提高当地在技能和资格方面能力的最

终目标^[8]。Ray(1999, 2006)对区域内生发展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分析了欧洲的新区域内生发展^[9-10]。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内生发展的理论及模式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张环宙等(2007)认为内生发展推崇多元化的发展目标,尊重当地人的利益,重视基层组织建设,试图以一条民主分散、注重文化和生态的新道路来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基于内生发展模式的援助项目已在国内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对于目前国内的乡村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7]。王志刚等(2009)对内生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从跨学科角度进行了研究^[3]。龙花楼(2011)对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进行研究,指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是制约中西部能矿资源富集区乡村快速发展和有效转型的关键。有条件的东部地区可选择内生增长型的乡村发展模式,实现乡村功能的最大化^[11]。向延平等(2013)基于地理学家的研究视角,分析区域内生发展理论和方法,探讨国外地理学家对区域内生发展的解释,促进对区域内生发展的理解^[12]。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内生发展理论起步较早,其视角较早地转向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尤其是农村发展的问题,尽管内生发展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对于一些发展项目已产生明显的指导作用,对尚处于探索阶段的我国乡村内生发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 案例研究:巴登—符腾堡州Achkarren村乡村内生发展

3.1 政策背景

过去的30多年里,在欧盟乡村发展政策的框架下,德国的农村更新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极大地改善了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然而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和年轻人向城市地区迁移趋势的增加,德国乡村地区面临着乡村人口减少、老龄化程度增加的尴尬处境,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发展缺乏活力,土地与建筑失去了其原有功能。

针对这一问题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农村事务和消费者保护部(MLR)自2003年发起了一

项示范项目(Melap),用来加强农村社区的内生发展。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1)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示范效果;(2)强化居民的地域认同;(3)塑造村落中心的新品质;(4)推广乡村内源式发展而非外源发展的方针;(5)实现乡村地区的持续活力;(6)为其他农村地区发展提供可借鉴性;(7)为乡村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认识。主要措施包括:以乡村内的资源、产业、文化为基础,通过集约利用村庄内部现有土地,活化村庄废弃、空置建筑,调动村庄的空间、产业、文化发展潜力,通过广泛的村民公众参与制定村庄发展计划和方案,创造富有吸引力的乡村地区,增强村庄的吸引力和居民的地方认同,促进乡村内在空间环境、产业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复兴与发展^[13]。

该项目每5年从全州的乡村地区中遴选出13个示范地点,这些示范地点均存在着乡村地区发展的典型问题,同时示范地点对于这些问题均有着解决的成功经验。本文选取的案例Achkarren村是该项目2010至2015年间的示范地点之一。

3.2 Achkarren村内生发展的目标

Achkarren村位于德国东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卡尔斯鲁厄行政区(图1),黑森林地区核心区域,北部距离弗莱堡市约25 km,西侧距莱茵河约5 km,是德国葡萄酒3大产区之一巴登产区的传统酿酒村庄,自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1064年起,村庄至今已有950多年的历史。Achkarren日照充足,自然风光优美,海拔230 m,现状人口约840人。主要经济活动以农业、葡萄酿造和旅游观光为主。

在乡村内生发展中,其主要目标为:突出并加强村庄品牌——“葡萄酒村”特质;改造村落内部闲置用地;实现废弃建筑的功能重置以及建筑综合体的综合公共功能;激活乡村内部街区的发展潜能;提高居民的地方认同感。

3.3 培育Achkarren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实践

3.3.1 结合信息技术系统进行土地使用管理

(1)以精细化的土地使用登记作为土地管理的基础



图1 Achkarren村在德国及巴符州的区位
资料来源: www.melapplu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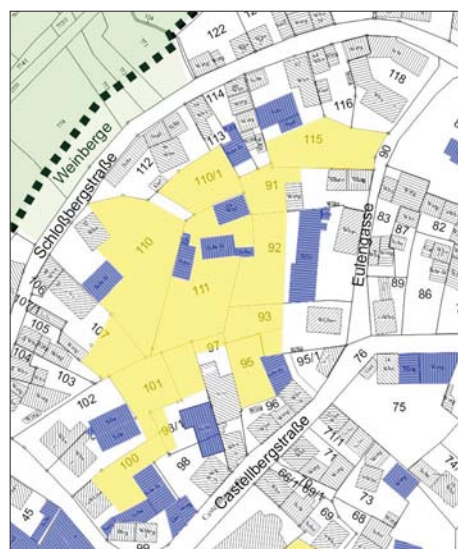


图2 村庄土地管理及控制
资料来源: www.melapplus.com。

Achkarren村对村庄土地使用的管理从整个村庄总体角度出发,除了对可利用土地尤其是空置用地的详细定性、定量调查外,还对包括施工用地、建筑空隙等建筑物周边未利用的土地进行登记和管理。同时,将村庄内部的土地供需信息,利用网络等信息平台及时发布,方便土地的高效使用和动态管理。

(2) 村庄土地使用“先存量后增量”的管理模式

从可持续土地使用的角度出发,在考虑用地未来需求基础上对村庄内的现有土地使用规划进行评估,在新增村庄外围用地之前,将已经存在于村庄内部的空置用地及小块土地的使用作为内生发展的首要任务(图2)。

3.3.2 结合地区特色发展产业、文化

(1) 积极发展传统葡萄酒产业

葡萄种植以及葡萄酒酿造是Achkarren村的传统产业, Achkarren村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由于气候和火山土壤的优势, Achkarren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为了进一步发展村庄的传统酿酒产业,提高在区域发展中的竞争力,该村注册了以村庄名字“Achkarren”命名的葡萄酒品牌,同时形成了村内5大葡萄酒庄,以及拥有350多名会员的葡萄生产合作社,目前Achkarren的葡萄酒已经远销世界各地。

(2) 结合葡萄酒文化发展旅游业

由于Achkarren村葡萄酒品牌的影响力,村庄的游客数量也在逐渐增加,为了更好地组织旅游和提供旅游服务,一些居民创办了Achkarren村的旅游协会。旅游协会结合Achkarren葡萄酒文化的特色,定期组织葡萄酒庄园酒会、葡萄园游览以及葡萄酒酿造体验等特色活动,为了更好地方便旅游群体,还开发了旅游网站并定期将葡萄酒相关节日、村庄庆典以及讲座等活动信息提前在网站上公布。这些措施一方面宣传了村庄的文化优势,同时促进了村庄旅游业的发展。使得Achkarren的村庄旅游业迅速成为村庄内生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3) 结合旅游产业发展多样化的服务业及相关设施

Achkarren村在发展村庄旅游业的过程中,除了建设有3家酒店外,还基于需求的角度考虑,设有B&B (Bed and Breakfast) 式的农家民宿,附设厨房、厕所、浴室的乡村旅社以及可供出租的公寓,利用酒店、农家民宿、出租公寓等居住形式,为游客提供在村庄短期体验观光和长期度假休闲的可能。在村庄旅游服务设施与游客需求相结合的基础上,改造和提升了村庄空间环境的品质(图3,图4)。

3.3.3 结合用地条件塑造公共空间

Achkarren村对闲置用地和建筑周边的空地进行重新组织,并以空间发展规划和城市设计作为土地调整措施的补充。通过空间设计激活原有闲置用地并充分利用建筑空隙,塑造村庄内部的开放空间,提升村庄的居住、生活环境。

(1) 以传统教堂为核心,形成公共空间的主体标识

在内生发展中加强村落中心,尤其是村落中心教堂广场以及中心街道的设计,为村庄节庆活动和居民的日常交往提供更好的场所,提升了整个村落中心的品质。Achkarren村庄的教堂广场在村庄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是村民日常生活及村落聚会的场所,一年中村庄的重要节庆活动均发生在那里,教堂广场前的活动始终成为村民们的期盼,人们对于教堂广场的感情也日益加深。在村庄的发展建设中,教堂的尖顶作为突破村庄建筑群体天际轮廓线的唯一要素始终得以保持并成为公共场所的标识^[14](图5)。

(2) 结合传统教堂,对周边功能进行适时更新

村落教堂广场周边主街的功能在内生发展中得以更新,村庄的铁匠铺、缝纫店以及浴室被新的超市、酒店和公交站点所替代以满足村民现代生活的需求,从而实现了现代功能的集中和整合,塑造出更加强大的村落公共中心(图6)。

(3) 利用闲置用地新增社区活动中心和购物商店,并与核心区形成便捷联系

通过对村庄核心地区24户居民的土地以及周边闲置用地的研究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设计方案,整理后新增的土地建设社区活动中心和未来居民购物的商店,通过步行通道的设



图3 村庄内的酒店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5 村庄教堂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4 具有450年历史的村庄餐厅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计加强该区域与村落中心街道的联系。

3.3.4 基于建筑特征进行功能更新

既有建筑的修缮和功能现代化改造是乡村内生发展的关键措施。Achkarren村和其他所有Melap Plus项目的示范地区一样,在村庄内部有一定数量的废弃、空置建筑,这些建筑包括公共建筑,如废弃的学校校舍、幼儿园、市政办公建筑、谷仓等,以及老旧的民居。它

们看起来都比较破败或与当地的整体风貌格格不入。支离破碎的房间布局,较低的场地地坪,突兀的建筑体量和常年的废弃,给旧建筑的再利用带来了困难。然而资源的有效利用,乡村历史建筑的留存,以及居民对于场所和当地历史的认同,都是现有废弃建筑再利用的重要原因。

(1) 公共建筑的改造,促进功能整合与更新



图6 建筑功能更新及公共空间再造示意图
资料来源:www.melapplus.com。

Achkarren村在旧建筑的改造中将老旧的幼儿园、当地市政厅和小学建筑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并植入新的服务功能,同时将公共功能的

集中设置作为对现存建筑优化使用的策略。将市政办公、幼儿园、多功能中心等功能在建筑综合体中进行功能整合,并加入乡村俱乐部等新的功能。为了展示葡萄酒村的文化和历史特色,将废弃的谷仓改造为葡萄酒博物馆,使之成为Achkarren村庄观光旅游的亮点(图7,图8)。

(2) 老旧民居的修缮,完善现代化功能

在内生发展计划中,老旧民居的修缮措施主要是对其进行设施现代化的改造,改造的建筑同样满足现代建筑中对零碳排放以及外墙、屋面等节能建设的要求,同时考虑可再生能源,如:电和热源,以及建筑物季节性使用的要求。通过设计师的参与,实现对留存历史建筑的传统建筑语汇转换和基于保护、发扬传统地方建筑文化的目标(图9)。

3.3.5 促进公众参与建立睦邻关系

(1) 广泛邀请相关土地、房屋所有人参加村庄建设各个环节

在Achkarren村庄的内生发展中,村庄建设的每个具体环节都会邀请相关的土地、房屋所有人参加发展研讨会,例如:在村庄核心区空间改造中,共邀请项目涉及的24户不同的产权所有者讨论整个街区的改造方案。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相关产权所有者亲自编写意见书的形式反映对地区发展和改造的意见,在随后的研讨会中,针对其中的建设性发展建议组织更为广泛村民的集中讨论,同时将相关信息通过各类宣传活动、村庄公告栏及社区简讯的形式进行公告,通过讨论后最终形成规划设计方案。

(2) 积极组织政府专家团队为居民提供咨询方案

在对村庄空置用地或建筑进行更新激活的策略中,积极与房屋的所有人联络,由于空置建筑的所有人中老一辈人们对于不动产投资的兴趣较小,而年轻人通常不在现场,家族成员在如何使用一块地或空置建筑的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由政府及专家组成的咨询团队针对改造及修缮的可能性、建造资金支持或者继承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图7 谷仓改造的葡萄酒博物馆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8 改造中的村庄文化功能综合体建筑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3) 经常组织社区活动激发村民对村庄发展的关注

Achkarren村在发展中还经常组织一些活动,以激起对于内生发展议题的关注,赢得居民的共识。如:空置建筑内举行“谷仓开放日”活动,在公民集会上举行一系列关于内生发展主题的讲座、组织对内生发展成功案例的展览、参观等(图10)。

4 对我国乡村建设的启示

从上述分析中看到,德国巴符州的乡村内生发展是和土地空间策略以及产业、文化结构调整紧密相连的,通过较为完善的土地管理,产业、文化发展相结合,废弃地及空置建筑再利用,开放空间塑造,公共关系发展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等措施得以实现。当前我国正面临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和路径选择。快速的工业化和城



图9 村庄民居的现代化改造
资料来源: www.melapplus.com。



图10 村庄居民的公众参与及社区活动
资料来源: www.melapplus.com。

镇化进程,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广大的乡村地区发展,并对传统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空间环境产生了较大冲击^[15]。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尽管德国所处的城乡发展阶段与我国不同,但是乡村地区也同样面对着社会人口结构转型,青壮年人口外移,老龄化程度加剧,乡村经济活力衰退等现象,因此巴符州示范案例的成功经验无疑将会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4.1 启示一: 科学合理规划, 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巴符州提出的乡村内生发展计划,其核心在于土地的集约利用以及对现有土地的管控。乡村居民点建设用地倡导“内部发展”而非“外部拓展”。针对目前我国日益突出的农村居民点土地使用粗放,村庄建设无序扩展、空心村现象加剧的情况,应该根据村庄近中期人口规模、经

济发展水平与现状等因素确定村庄近期、中期用地规模,划定村庄不同阶段用地建设红线,在保证村庄耕地、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及建设红线不突破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编制村庄详细建设规划,科学布局村庄各项建设用地,严格限制户均宅基地面积,控制农户违法建设用地,减少农户乱圈、乱占、乱建等现象。同时加强村庄内部土地整理,促进村庄内部废弃地、闲置地的平整和改造,通过以上措施为村庄未来用地需求留足发展弹性。

4.2 启示二: 乡村产业、文化、空间“三位一体”协同发展

农村地区的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空间环境是村落发展的3个核心要素。从我国目前城乡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尽管一个时期以来农村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容乐观的问题。例如:农村产业单一,人口大

量流入城市,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民生设施缺乏,地方传统建筑和村落风貌特色加快消失等。面对这些新的问题,在农村发展中不仅要考虑农村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而且还要更为深入地考虑农村发展的“造血机能”和内生发展能力。Achkarren村的成功经验表明,在经济产业发展方面,应强调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地位,因地制宜,立足于村庄内在的特色和优势,发挥农村产业的多样性,注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对社会文化和物质空间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应该注重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培养,以及对农村居民的教育和培训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结合农村资源特征,多样性发展。只有综合考虑了农村产业经济、社会文化和物质空间三者综合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4.3 启示三: 促进乡村公共空间的场所营造及功能更新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中,乡村公共空间的形态也在随着村落发展和功能的演化而发生改变,公共空间往往是村庄最有活力的地方,其承载了村民的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在我国目前相当数量的村落公共空间尤其是村落公共活动中心正在消失,繁重的交通要道穿越村庄,传统场所氛围以及戏台、古树等传统村落公共中心的节点要素正遭到破坏,围绕公共空间及其周边街巷所承载的功能已经不适合当前乡村生产、生活的需要,急需对公共空间及其主体街巷进行环境质量的提升和功能的改造,以适合当前村庄经济产业、社会文化和空间物质环境的进一步需要。借鉴德国Achkarren村庄的经验,应当注重乡村公共中心场所空间及功能的重塑,避免对现有村落公共空间的干扰和破坏,注重农村住区的整体景观品质与生态环境质量的结合,积极提升乡村景观和村民的生活环境,增强农村社区的地域可识别性,并从村落整体发展角度完善公共空间的现代功能^[16]。

4.4 启示四: 加强乡村废弃、闲置公共建筑的有效再利用

在我国广袤的乡村地区,由于社会、历史等原因,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兴建了大量的乡村公共建筑。这是由于当时的公社运动在农村引发了人们对未来进行各种设想的热情,当时通过高度组织的集体生活和各种福利设施的提供(如公共食堂、托儿所及养老院等),改革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打破原有以家庭和宗族为中心的村落结构,建立起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牢固联系,因此村民们对于乡村公共建筑投入了极大的热情^[17]。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这些留存下来的公共建筑大多保留完整,框架结实,建筑质量较好,同时产权明晰,多为乡镇集体所有。借鉴德国在村庄内生发展中的经验,我国乡村在现阶段内应加强这些乡村废弃、闲置公共建筑的再利用,提高乡村建筑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实现节约资源,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功能,再塑造富有魅力的地方人居环境和文化遗产的目标。

4.5 启示五: 促进村民公众参与及公共关系的良性互动发展

公众参与及公共关系发展是德国乡村内生发展策略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德国农村普遍采用的是通过公众广泛参与下的内生发展决策实施经济社会和空间发展计划,保证发展目标的实现。在我国当前的发展情况下,一方面应当能够积极鼓励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讨论,加强村民公众参与的责任意识。尤其是对地区的示范性发展及公共空间的塑造上,公民应当能够共同思考、对话与决定。另一方面应该健全公众参与的机制。制定明确的公众参与框架,明确公民参与讨论的目标,乡村建设发展过程中正确的公众参与的时间节点,不同人群的代表性,以及如何吸引妇女和年轻人的参与等问题应有所界定,同时通过发展多样化的公众参与渠道和参与形式,保证村民参与讨论村庄发展的权利,从实际出发,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赢得村民的共识,有序推进农村社会的和谐与乡村人居环境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官本宪一.朴玉,译.环境经济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4:327-337.
Miyamoto Kenichi. PU Yu (Translate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M]. Beijing:The Joint Publishing Co.Ltd.,2004: 327-337.
- [2] Garofoli G. Lo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theoretical model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02, 9(3): 228-229.
- [3] 王志刚,黄棋.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9,57(3):72-76.
WANG Zhigang, HUANG Qi. On evolution course of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 a cross-disciplinary review[J].Teaching and Research,2009,57(3): 72-76.
- [4] 郭艳军,刘彦随,李裕瑞.农村内生式发展机理与实证分析——以北京市顺义区北郎中村为例[J].经济地理,2012,32(9):114-119.
GUO Yanjun, LIU Yansui, LI Yurui. Study on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driven by inner power[J]. Economic Geography, 2012,32(9): 114-119.
- [5] 向延平.区域内生发展研究:一个理论框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3(6):86-91.
XIANG Yanping. The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 theory framework[J].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2013(6):86-91.
- [6] 西川润,林燕平,译.内生式发展的理论与政策[J].宁夏社会科学,2004(5):23-28.
Jun Nisikawa. LIN Yanping (Translated).The theory and policy of inner-development[J]. Social Science in Ningxia, 2004(5): 23-28.
- [7] 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等.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7(2):61-68.
ZHANG Huanzhou, HUANG Chaochao, ZHOU Yongguang, et al. A review of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J].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7,37(2): 61-68.
- [8] Van Der Ploeg J D, Long A. Born from within: practice and perspectives of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M]. Assen, the Netherlands: Uitgeverij Van Gorcum, 1994: 1-6.
- [9] Ray C. Towards a meta-framework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repertoires, paths, democracy and rights[J]. Sociologia Ruralis, 1999, 39(4): 522-537.
- [10] Ray C.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U[M]//Cloke P, Marsden T, Mooney P H.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6: 278-291.
- [11] 龙花楼,李婷婷,邹健.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与优化对策的典型分析[J].经济地理,2011,31(12):2080-2085.
LONG Hualou, LI Tingting, ZOU Jian. Analysis of dynamical mechanism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ypical regions of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11,31(12): 2080-2085.
- [12] 向延平,林彰平.区域内生发展:基于地理学家的视角和解释[J].经济地理,2013,33(4):36-39.
XIANG Yanping, LIN Zhangping. The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and explanation of the geographer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3,33(4): 36-39.
- [13] Malburg-Graf B, Gothe K, Meinerling D, et al. Die Zukunft liegt innen: Schwerpunkt-themen der Innenentwicklung in Melap Plus[J]. Gemeindetag Baden-Württemberg, 2013(9): 322-329.
- [14] 杨贵庆.我国传统聚落空间整体性特征及其社会学意义[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5(3):60-68.
YANG Guiqing. Integrated characteristics of space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ettlements[J].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ction, 2014(3): 60-68.
- [15] 杨贵庆,戴庭曦,王祯,等.社会变迁视角下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16(3):45-54.
YANG Guiqing, DAI Tingxi, WANG Zhen, et al.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al cultural villag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6(3): 45-54.
- [16] 聂梦遥,杨贵庆.德国农村住区更新实践的规划启示[J].上海城市规划,2013(5):81-87.
NIE Mengyao, YANG Guiqing. Planning enlightenment on German rural settlements renewal practices[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3(5): 81-87.
- [17] 卢端芳.欲望的教育:公社设计、乌托邦与第三世界现代主义[J].时代建筑,2007(5):22-27.
LU Duanfang.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commune design, utopia and third world modernism[J]. Time Architecture, 2007(5): 22-27.